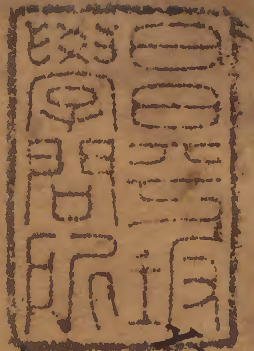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十七之二十



昭公

二十三年至卅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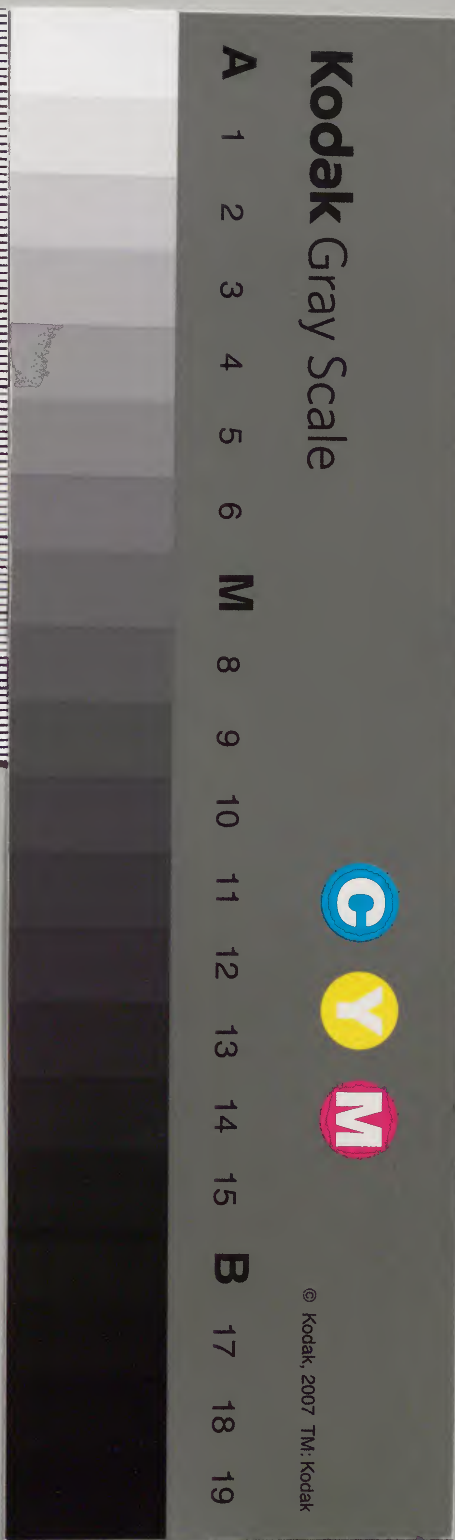
春秋二号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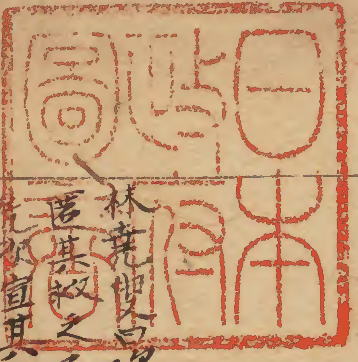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三	四	六
八	六	三	函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三	四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46
冊數	8 (5)
函號	274 183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林堯則曰漢而後救
其救之之於也救而
先救直其救之之
聲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四第十七

杜氏

漢草文庫
卷三十五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傳三月己巳

杞伯匄卒五同盟。自古害及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鹿其之

罪來奔故書葬杞孝公無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在

其專回叛君言及陳侯之弟黃自楚皈于陳諸侯納之日

史異辭無義例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

君爭非欲出附他國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

歌縣東有雍城。雍已卯仲孫速卒孟莊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邾書名者何順季氏。為之廢晉人殺欒盈齊侯

襲言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言不言遂者間有事。輕遣政反。

傳二十三年春祀考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祀考公姊妹。

○(喪)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禮為鄰國。禮諸侯絕期。如字。為于偽反。

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想二慶於楚楚人召。期居其反。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楚自理。使慶樂。

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楚自理。使慶樂。

往殺之。慶樂。一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使慶樂往絕白。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

叛之不書。夏。屈建陳侯圍陳。陳人城。楚莫放。從才用。治城以距。君屈建。

反。又。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恚其板隊。遂殺樂。故役人怒。

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故書曰惟命不予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

齊納樂盈

樂盈

穆文昭曰樂氏
穆人幾覆樂氏
其猶桓子之餘
澤乎

潘申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樂盈。曲沃。晉大夫。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咎故。許諾。伏之。而觴曲沃大。晉午匿盈。而飲其。樂作。午。

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孺子。樂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

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獻子。魏舒。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私馬。

故因之。私相。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私馬。

韓趙方睦。韓起謀趙。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

穆大公曰樂盈
叛人耳魏獻子
何得復入之助
叛人犯衆怒此
舉當敗何終脫
然也
此段見人心皆
不與樂氏惟獻
子與之所以終
成于范氏

平水川

春秋左傳卷之七

二

穆文熙曰樂王
鮒亦多謀之士
忠于范氏未可
以不救叔向而
少之

張白呈號招之世
虎然在目

伐秦樂壓違荀偃。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軍知悼子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程鄭嬖於公。鄭亦向。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祀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晉自還。遂常墨練。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奉還。遂常墨練。二婦人輦以如公。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范鞅逆魏舒。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

士鞅可謂能權

穆文熙曰豪士
相與乃亦假賂
宣子氣度恢詔
足以動人所以
魏氏為用

又云樂樂汪矢
宣子亦危矣哉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驟乘。必持帶備隋除。隨徒果反。遂直類反。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罪。及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斐音非。一芳匪反。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著。略。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樂氏乘公門。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敵。欲致死。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遇樂樂。樂。盈。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

計林漢義

魏本覆車其天之不佑樂氏乎

言雖死猶不食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

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樂槐而覆或以駘駒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樂氏族秋齊侯伐衛

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申驅次前軍傅摯申

鮮虞之子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曹開御我

林堯叟曰自袁婁以來齊世從

齊侯伐晉

晉子孫則侯貳矣晉之兼諸侯之憂也

即此二語便可弒君所以文子謂崔子不得其死

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

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

武子。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

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不能顧

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

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

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

門。登大行。張武軍於

葵庭。戊邶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

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

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

趙勝

趙勝

趙勝

趙勝

凌雅隆曰魯君以救晉命師義舉也而其臣具齊之強盤桓雍榆而不及于事故春秋先書救明君命也後書次罪叔孫也而左氏曰禮也何者曰左氏以叔孫立為禮非以次雍榆為禮也

家鉉翁曰季孫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賞盜之說為何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

夫。勝音升一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證反。斃力之反。

救盟主。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故曰禮。

紇也。適丁歷。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紇恨發反。

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

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訪於臧紇。臧紇

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飲於。

下。同。既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深之。

去。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及旅而召公鉏。獻酌。

而通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

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父曰。

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忠。無所

孫應麟曰。閔子馬論甚是。然緣此說高則不是。

御駟掌馬官名

汪克寬氏曰。賈自仲遂殺。而紇廢彌而立紇。孟孫之豐點廢秋而立。殺孫之豎牛殺孟丙而立。皆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蓋由

所位。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

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

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以舍。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牲

盡。舍旃。具饗燕之具。不音捨。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

於孟孫。惡臧孫。不相善。惡烏路交。季孫愛之。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駟

豐。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季孫伯也。駟。側留及。好呼報及。錫居錫及。曰。從余言

必為孟孫。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

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所也。固自。若獨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役。而為定

之。猶為有力。今欲專立孟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

立于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

立。于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

宣公之作偏於前也
穆文熙曰武仲以智名乃為人任廢嫡立庶之事悖逆拂經患害立致即愚夫且不為也美疾藥石之喻痛悔何益故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武仲之謂乎

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

云欲擇才故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滅孫入

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美疾不如惡石夫

反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猶藥石之療疾美疾不如惡石夫

石猶生我疾也愈已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

氏閉門告於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

孫不信滅孫聞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滅氏

辟穿藏也於滅氏借人除葬道○辟婢亦反又甫亦反藉音借又如字滅去聲滅孫使正夫助之

○正夫隊正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立視

○遂音遂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見其有乙亥滅紇斬

如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滅氏見其有乙亥滅紇斬

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滅宣叔娶于鑄生賈及

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

一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

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滅賈滅為出在鑄還舅氏也滅武仲自邾

使告滅賈且致大蔡焉大蔡人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

祧他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子以大蔡

納請其可請為先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

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自請滅孫如

防防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

智音非敢私請為其先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仲宣叔敢不辟

邑據邑請後故乃立滅為滅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

士然乎哉

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從則疑於為亂納龜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嫌于要君想其人蓋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所自取知士然乎哉

盟我乎

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滅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

將盟滅氏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首載書之

章對曰

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

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

廢國常

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孟於季孫曰滅孫之罪皆

不及此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

無或如

滅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滅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

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晉人

克樂盈于

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出奔宋書曰晉人

殺樂盈

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齊侯還自晉

不入

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

魯以犯門斬關盟滅孫

凌稚隆曰經不書大夫以盈稱

兵犯國非其大夫也與後郵良

霄例同而左氏曰言自外也恐

不

不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隧宿於莒郊

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

於蒲侯氏

蒲侯氏近莒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

命日未中而弃之

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

梁

杞梁即莒人行成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梁

杞殖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若

免於罪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事婦人無外

賤也

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齊侯將為滅紀田與之滅

孫聞之

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

多則多矣

抑君以鼠夫鼠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

江克寬氏曰齊莊以千乘之君輕行襲莒身傷臣獲此君子所以貴乎正也

禮文熙曰滅武仲不受齊田則具矣而不受齊田則是矣而以泉北人君是伺言也知者之言

論如也此乎

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滅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短音智下同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身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傳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傳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陳鍼宜咎出奔楚陳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也。鍼其燕反惡鳥路也。叔孫豹如京師。太饑。無傳

叔孫豹論不朽

汪氏曰議論妙
品宣子曰以下
章法
孫應鑿曰穆叔
已言文仲立言
而又述德與功
以先之見文仲
猶非第一義也
况世祿乎其有
軒輕
穆文熙曰穆叔
論三不朽甚當
至以文仲為言
恐未必然文仲
雖賢孔子嘗以
為不仁者三不
知者三不仁不
知能不朽乎魯
遠有周公近有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

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在夏為御

龍氏謂劉累也事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在周

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成王滅唐遷

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

盟主范氏復為之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

也曾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其是之謂

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

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

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平林刊

孔子何乃置之而不數也
子產寓書宣子論幣重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僑聞君子以下章法

不朽傳善穆叔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
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罪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
妹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
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
樂旨君子邦家之光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
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
擊並音洛不敢懷貳心所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

穆氏曰子產論重幣章利害曉然貪夫動色其有德則樂樂則久象有齒焚身皆精語也有味哉
凌氏曰當齊伐晉魯既不能致力以救既退而復侵之何益於晉哉君子是以知其為文具也
趙鵬飛曰楚怨吳之與晉雖其不交者已十年而楚至是凡三伐吳

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
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耻以焚其身焚燒也宣子說乃輕
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
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凌虐於敝邑介因也
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孟孝
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
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齊侯既伐晉而懼
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疆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以示遠啓疆陳文子曰齊將
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也族類也取其族秋
齊侯聞將有晉師齊侯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

又云楚未嘗一日忘鄭特觀中國之彙爾今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而乃樓諸侯以伐齊且勝齊孰與愈於勝楚哉夷儀之會無損於齊徒為鄭招寇也

穆文熙曰兵法軍機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張輔二子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

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

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伐之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

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

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

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也子大叔戒之曰大

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甲下對曰無有衆

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大子外射犬張路輔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

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

路轉而鼓琴轉張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

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

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

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謂不告而

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

也言其性急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字傳

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任此年夏召舒鳩人舒

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

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

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彼告不

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

之以大國而凌小國之人宜射大有以左之也

二子踞琴臨敵何得有此問服屏亦傳之者過歟

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

季本氏曰左氏以為討慶氏之黨則一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之者也宜答豈敢復奔楚乎蓋為公子黃所傾而奔翹于楚耳

齊人城却却王城也於是穀維闢毀王宮齊叛晉欲穆叔

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

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樂也鄭行人公孫

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之道子羽

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驪茂也語魚然明曰是將死矣

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

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

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

本知音智

張洽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

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

之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

誤重公至自會無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邢而為衛邑晉愨衛邢

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而苦且反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儀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

盟而赴以名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

凌約言曰崔子有大志魯臣且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狀其躬之不恤而尚貪伐魯以為功豈非利令智昏哉

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志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寇使民不嚴

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

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取也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下齊丁公崔臣出自桓

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兌

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吉阿崔示陳文子

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墮妻不可娶也能

墮落物者變而墮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

不可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

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崔子曰爰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爰言棠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

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

冠乎言雖不為崔子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問伐晉也晉

之難而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

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何公問隙說音悅

五月莒為且于之後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甲戌

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

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盈而歌拊以命姜

同此賈舉與下不

穆文熙曰齊莊公淫崔子之妻而復以其冠與人陳靈公淫夏徵舒之母而謂徵舒似儀父父宣淫無度激成變亂足為千古之戒

同此賈舉與下不

同此賈舉與下不

同此賈舉與下不

又云莊公不道
乃其臣為死者
十餘人其奇傳
謂其皆孽寵不
足多不知小人
難卷得其死力
尤難耳

反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甲
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
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
近公宮或淫陪臣于椒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擗行夜言行
子命計之不知他命干讀曰行胡旦反又如字反又子俱反一日限說文椒夜戒有所擊也行去聲
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
封具鐸父襄伊婁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
食亦反中丁仲反隊直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
類反復力俛反埋音因祝佗父祭于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
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對弁祭服說他活反申蒯侍漁者侍漁煎取魚之
言。○副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
若怪反若怪反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

陸粲氏曰衛州
呼弑君而自立
石碯既老猶告
於陳以誅之陳
恒弑簡公仲尼
在魯三日齊而
請伐齊嬰也苟
知此義則何妨
與亡之足言

孫應鱉曰晏子
不避君難忠矣
以崔子之大惡
猶知舍晏子以
從民望
劉懷恕曰晏子
數語可謂處變
從君之斷案

平木則義

平木則義

駿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
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曰行乎曰吾罪也
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
及下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若
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
禍。○暱女乙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及在音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將庸何歸將庸何歸義何所歸趣門啓而
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也舍置盧蒲癸奔晉王何
奔莒二子莊入黨為二十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
八年殺慶舍張本

陸粲氏曰衛州
呼弑君而自立
石碯既老猶告
於陳以誅之陳
恒弑簡公仲尼
在魯三日齊而
請伐齊嬰也苟
知此義則何妨
與亡之足言

閻立嬰申鮮虞
來奔
汪道比曰序事
能品一中字法

十六年。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群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公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谷易其辭。因自歆。歆所洽反。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閻立嬰以唯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縛直轉反。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暱，女乙交。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

解虞可謂知兵

穆文熙曰：晉人伐齊以報朝歌而齊人以殺君說之，此蓋借晉人以便己私者也。晉人即當正其罪以取元惡之為善舉，至于其失愈遠矣。

舍。奔中，狹道。○舍於檢反。又於庶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枕，之鳩反。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日。便葬，不待五月。四嬰。喪車之飾。諸所甲不踣，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在二十二年，不書伐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男。女以班，輅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帥，所類反。三軍之大夫百

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群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輅皆以男女

馬輅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齊侯受賂還不譏者使叔何

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

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

年奔齊死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幣以求五鹿崔杼

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者

井堙木刊隊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

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犬子偃師

奔墓欲逃遇司馬栢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

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

曰不祥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

交推隆曰其矣獲所遭之不幸也顧其母則遺其君奉其君則匪其母故獲以重授公此已與

妻扶其母以奔亦可謂善處君親之昭矣雖然竊有感焉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有如倅遇鄭師公車可幸而脫矣其何以哉則不若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而已與妻隨車以奔庶幾其可兩全而亦不可謂非祥也

高閻氏曰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故春秋無貶辭

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故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

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柳社

注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有囚係以待命子

展執紼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

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祝祓社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故正其衆官脩其所

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城故也

代齊而稱同盟趙又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

其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止也齊崔慶初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弭十七

孫建

年晉楚盟。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屈建宣十二年，此屈蕩與之同姓名。此必反。廣古曠反。舒鳩人卒，叛。前年，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疆息桓子捷、子屏、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疆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我克則進，奔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閑精兵。駐後為陳。陳直觀反。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師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得音附。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圍滅舒鳩。衛獻

子產獻捷於晉

汗氏曰辭令妙

品

孫庭齋曰：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凌，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圻，問向戎服，則指文公布命，各燦然有章，故趙武謂其詞順。

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戎服將事。戎服，雷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周得天下，封夏後之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化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

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皆厲。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

穆文熙曰：首叙鄭之有功於陳

評林則義

而陳昔之見征
伐有名未叙文
公城僕之命見
以服有自

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勢，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作楚，當陳隧者，并埋木刊敝

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道其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

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

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

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夕

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子西復伐陳，陳

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將往反。又如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雖得行，猶不。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樞機之發，楚為掩為司馬。子馮。子木使庀賦。庀，治也。瓦

數甲兵。閱數。甲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也。度，量山林

國用。度，鳩數澤。鳩，聚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辨京陵，別

待洛反。鳩數澤，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表淳鹵，淳，音純。鹵，音魯。說

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表淳鹵，賦稅。淳，音純。鹵，音魯。說

文云：鹵，西。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

方鹹也。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規，偃豬。規，偃豬。規，偃豬。

趙汾氏曰：按鄭
辭今之義孔子
嘗稱之若論語
所記是也若傳
稱仲尼云云者
未必皆一時之
言不言誰知其
志亦未必直聖
人所述也

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穆大公曰勇而自輕最兵家所忌吳子可用為戒

然明子產論政

少。一。偃於建。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反一如字。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町。徒頃反。

牧隰臯。隰。臯水。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之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符以善及。下平曰衍。有流曰沃。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兵。徒兵。良。又音亮。賦車籍馬。齒以備軍用。賦車兵。甲士。徒兵。卒。甲楯之數。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禮。傳言楚。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之所以興。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也。門。于巢。門。攻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遣政反。輕。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是君也。死。殪。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往。年。楚。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晉程鄭卒。子產始。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穆文熙曰然明視民如子之說人皆知之而見不仁者誅之則未必知蓋必不仁去而後可以戕其仁他日子產寬猛之說本此

穆文熙曰大叔始終之說亦某之喻可為警語凡事皆然豈惟處君乎

評林則義

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鷂。之。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其。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喻。君。以。今。甯。子。視。君。不。如。奕。

棋奕。圍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竇氏出自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不六下開文

而皆之亦無味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

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鍼其燕友。成而不結。不結。同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

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衛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術雖未居位。林甫專也。背國猶為叛也。甲午。衛侯衎復

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荀公會。侯皆應昭。方責宋

晉人鄭良宵。宋人曹人于澶淵。澶淵。會公侯皆應昭。方責宋

之。若皆稱人。則憊何戍。直以會公秋。宋人殺其世子痤。稱

高閔氏曰。前此大夫有不利于已。則奔而已。未行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評本則義

秦鍼奔晉

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

卒于楚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叔向命

召行人子貞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

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

黜退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

而集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貞道二國之言無私

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蹙裳

卜反御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廢乎廢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

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不忠

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

右宰起論獻公不可行汪道昆曰序事能品句反句法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及國辭不敬妣強

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

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

命於敬妣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甯喜告遠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

也

穆文熙曰遽瑗君出入二語不任怨不貪功可以免禍真稱君子哉右宰穀謂甯殖不可獲罪爾君子鮮多而能亡何其九當也

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天音扶。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

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

不過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

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審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

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審喜出舍於郊。欲伯國死孫氏

夜哭。國人召審子。審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

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諡。故。書曰：審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審氏

也。熈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伐之。孫林父以戚如晉。屬晉。書曰：入于戚以

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

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衛入義。可以退。唯。甲午。衛侯

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熈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

凌稚隆曰：林父親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專祿周旋已乎而左氏謂以是茲也則將謂逐君之罪輕於據邑也耶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此亦非所

以黃逆臣穆文鼎曰：自竟以及門三態可笑得反國幸矣故未幾而晉人執之不有齊鄭之請其以囚紂也

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

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併驕心易。公至。使讓

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

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審喜之言。故忿之。古

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

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

居者。出謂衛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能安和。大臣。孫氏愬于晉。晉戍茅

氏。東鄙。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

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戚。父言。

子產辭邑
汪氏曰具品

凌氏曰平公不能討衛氣君之罪已定宜為君者而願始終真力於孫氏致備召諸侯謀討衛

更還逐殖綽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為下晉討鄭

伯賞入陳之功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

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搃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入邑三十二井

薦先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

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

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

邑賞禮以禮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故

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楚

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麋九倫及頡

侯是率天下而便盡叛其君也例行逆施如此竟以此失諸侯

戶結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子公

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

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

也識土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

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

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麋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

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

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受楚之功

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做邑之城下

凌氏曰林父叛臣也晉及為封殖如此由其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異日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慨也

家鉉翁氏曰衛侯可執坐林父之愆而執之則悖也

其可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

良宵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

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趙武不書尊

公也罪武會公侯何戍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

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

齊以先歸討其執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

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

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

直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友嘉音六子展相鄭伯

蓼蕭蓼蕭詩小雅言火平澤及遠若露之在子展相鄭伯

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于之館兮還叔向命晉侯拜

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

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

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

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

父執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

叔向告貳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

書義取寬政以安諸子展賦將仲子今將仲子詩鄭風義

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

穆宰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一儉而用心一鄭穆公十

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孫不為御故唯言七穆也子

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軍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

凌氏曰世祚修短非細故矣獨繫于一諷詠間耶如曰以觀其志則可

伊戾纒殺太子

家鉉翁氏曰婉者巧于自結狼者踈于內交佐日以親淫日以踈以至于效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

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宵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驪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長丁丈反。

公見弃也。而視之尤也。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

而心順。太子瘞美而狠。貌美而心狠。合左師畏而惡之。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謂夫

太子也。天。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意夫反音汝。

穆文熙曰宋公

所知人子惡伊戾乃使戾從大子比其連纒難從而殺大子人君之庸闇不仁無以有矣向戌故致大子過期危又脅君夫受之饋亦以稱賢於列國哉

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其其內。伊戾為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

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而騁告公。騁勅景反。曰。大子將

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

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則

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召而

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

謹呼端反。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

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一問之。對曰。

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

夫。大夫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先玉為錦馬之先。先悉薦反。又如字。

凌氏曰向戌當時所稱賢臣迺其于太子夫人之問傾危倉肆若此豈得為賢

傳遜氏曰鄭之事晉也過于恭國將不勝矣而又何善之有

楚人復還椒舉

曰君之妾奔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

受之左師令使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諫大子所以無罪而死鄭伯歸自晉侯歸使

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

而得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

能自初楚武參與蔡大師子朝交其子伍舉與聶子相善

也聶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也祖父椒舉也朝如字伍子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

申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聶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荆布也

地共議歸楚聶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

楚平在聶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

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

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

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

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善為國者賞不

潛而刑不濫賞潛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

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

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不經不用常法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

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故寧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饜也

賈皇

穆文熙曰楚臣豈惟晉用之伍員奔吳伐楚班王宮鞭平王之尸茲又其尤甚者耳
劉懷刻曰今又有甚于此乃危言以動之大抵有才不用且欲罪之賢才豈肯俛首豈非以利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為效死力殘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也蓋原其致奔之由既非其罪而楚又窮治之不巳故人無還返之期自不得不為效死耳不然何莊舄仕楚尚有越聲士會客秦終為晉之良佐哉
孫應鱉曰善為國者以下歷為指陳以見楚多淫刑

下無不廢足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樂盛饒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勅堯反。又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通平反。獲其君敗申錫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救鄭與楚師遇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麗力馳及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晉邑。起許以六反。又起六反。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子必死。陳直觀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降戶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得取夏姬。雍於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材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誰在遙反。鄭才多反。又子旦反。楚

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

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前。若敖亂在宣四年。前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鄢音儼。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

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

軍。陳。直觀。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

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

反。又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欒時將上軍。中行儼佐之。卻

音衡。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

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

為燔。燔。子反死之。鄭叛吳。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

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

析公奔晉

穆氏曰子儀雍

子靈苗賁黃凡

四大枝正見楚

多淫刑大夫逃

死于四方而為

謀主豈非楚國

有材乎實用之

雅子

劔授人而已反

當其鋒者乎可

為鑿

穆文熙曰馮驩

復孟嘗君亦用

此術然復之則

可益祿爵則不

可

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

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

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

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明年楚王是故

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道。快也。夫小人之

性。矍於勇。畜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

若何從之。矍。動也。畜。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矍勇貪

平林則義

春秋左傳卷十八

汪克寬曰是時晉平昏庸大上專恣霸業自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為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是明年晉楚為成而諸侯皆朝楚矣

言本漢書

魏及子住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

交。又如字。南里。鄭邑。說音涉於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門。鄭城縣門

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而後葬。許

靈公。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

得。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晉韓宣子聘于周。

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

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于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

職。宰旅。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取斥尊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

禮。唯韓起。齊人成邾之歲。在二十。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

不。失舊。齊人成邾之歲。在二十。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

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有大雨。自其甕入。甕。音匠。介

于其庫。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

文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

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

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夏。叔孫豹

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宵。許

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

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敵。而善先。晉。貴信也。陳于晉

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孔。反。先。悉

薦。反。又。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弒

平木川

春秋左傳卷之八

九

林堯叟曰以諸
分為晉楚之
從而交相見於
是始則南北二
霸天下之大變
也於漢梁而無
君臣之分於木
而無夷夏之辨

林堯叟曰以諸
分為晉楚之
從而交相見於
是始則南北二
霸天下之大變
也於漢梁而無
君臣之分於木
而無夷夏之辨

許本誤書

昭定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

李廝氏曰春秋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宋罪也

穆文熙曰此即梁帶能無用師者也而以偽封致烏餘似以服其心乎盟王似不宜如此

衛侯殺甯喜子鮮出奔
穆文熙曰獻公初亦無殺喜之意但為免餘計強耳觀免餘辭殺喜而不受賜爵之賞其人賢者殺喜必當矣

又云甯喜之專本足致殺然子平木則義

春秋左傳卷十八

以國討為文。書名也。衛侯之弟鱣出奔晉。衛侯使者云政書在宋會下。從起。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谷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資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鱣市轉交。又音專下同。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違命賤之釋例論之備矣。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

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而遂執之。盡獲之。若獲其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季慶封。叔孫曰。豹聞之。美服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

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相鼠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聞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登及。鄔音容。

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國。吾與之言矣。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

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无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又云甯喜之專本足致殺然子平木則義

春秋左傳卷十八

十一

鮮逐我二言可
泣鬼神至于木
門之託終有不
卿衛國何其怨
也

若甯氏獻公背
盟而殺忠於已
者走而難親也
縛懼禍將及見
幾而作不候終
日縛之去衛其
心冷於春秋

諸侯為會于宋

林納我者死謂甯賞罰無童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
刑不亦難乎治國且縛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

木門木門不卿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

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

不仕自誓不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

本無月數痛愬于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與

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臣弗敢聞且甯子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

師公使為卿辭曰犬叔儀不貳能贊大事替佐若其命之

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

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如晉告趙孟趙孟謀

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盡害物小國

之大畜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

許之音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

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

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

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宵至六月丁未朔宋人

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

之於俎合卿享宴

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
 同之事。○(難)之乃且反下同。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
 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
 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
 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
 相然。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楚之要言。戊辰
 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諸
 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貧遍反。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
 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而不能服楚君若
 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壬申。左
 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駟)人
 賈反。傳涉戀反。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釋所以不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
 至。從陳。是夜也。趙孟及于誓。盟以齊言。子誓。公子黑肱。素
要齊其辭。至盟時

小得復。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夫與子
 木俱。曹許之。大夫既至。以藩為軍。示不晉楚各處其偏。處晉

北楚。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
難。晉之氣。○(氛)

勞云。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
故晉營在東。有急。可

左廼入。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
因會擊晉。

穆文熙曰。子木在楚猶稱賢者。乃衷甲以為不信。微伯州之言。楚其大諸侯矣。叔何佐文子周。

平木則義

大宰伯州犁

十三

言不決其
從其間不阻不
備以信何固其
尊姐之折衝哉

凌氏曰人臣出
疆利存社稷即
非君命亦得行
權制李原以公

之命乎而左氏
謂其違命故經
不書族則矯命
以今者顧無罪
歟或曰惡與楚
盟而與與諸國
之大夫不序以
示貶理或有之
晉楚爭盟
凡遇事思此二
言令人氣平

凌稚隆曰先有
而後夷春秋
法固然矣論左
氏請書先晉晉
有信也則趙孟

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
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趙孟
患楚衷甲以告叔何叔何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暗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
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
言故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
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
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子何懼焉又不及
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卒吾庸多矣非所
患也晉獨取信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
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欺之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

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
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
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 晉楚爭
先爭先晉人曰晉故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
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
盟也久矣狎更也先晉去声或豈專在晉叔何謂趙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
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
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
子追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
夫酒臧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
訖為客

偷而懼楚耳其為之下夫子肯以信與之

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

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

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

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聲香。德足。子

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語。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

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子

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

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

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父以卒君。既

武亦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

穆文熙曰。楚之帶甲百萬。乃一畏強晉而獨畏叔向。知謀之士折衝千里。信矣。鄭七子賦詩。汪氏曰。辭令設。論能品展賦詩。以下章法。

九

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仲勅忠反。降。戶江反。又如字。趙孟曰。善哉。民之主

也。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

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

趙孟曰。牀策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策。策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策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策。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多功。召伯。昔之。趙孟曰。寡君在

武何能焉。惟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

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選

日忘之。趙武欲。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

今。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

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

流。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

子西

子產

子大

印叔

平水則義

也吾有望矣注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

故能受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叛五報

反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何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謬則鄭

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言必叔

何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

宵傳○侈昌氏反又尸氏反稔而甚反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印氏其次也樂

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

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公與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子罕不河向戎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

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

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

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去起呂反下同亂人以

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

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

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厭於鹽反左師辭邑向氏欲攻

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

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也邑音記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之向戌之謂

平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備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

崔杼死慶封秉政

平水川

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

崔氏東郭偃姜之弟相去聲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

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以无咎弗子曰

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謂崔明成與疆怒將殺之告

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

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

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之言告癸慶封曰彼君之

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

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又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

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

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

穆文熙曰小人平居勿頸急則相圖往往有之豈惟崔慶為然崔薄慶厚而言其不可為訓

圍人駕寺人御而出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

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

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

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

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姜東姜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

之縊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縊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

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婢亦反又甫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楚遠罷如晉涖盟涖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

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遠

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

崔子未乃至此令人大快

傅遜氏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

言林洪書
最多而為令尹
執國政者皆其
公族少有債氏
旋即誅死所以
強大累世而威
其君無下移向
其君之明亦
其傳國用人之
制獨善也

林洪叟曰書公
朝王所以見上
業之衰書公如
楚所以見伯業
之衰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賈女
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十一月。乙亥朔。日有
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
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
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
例言之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
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
八月。大雩。仲孫錫如晉。告將朝楚。齊居謁反冬。齊慶封來奔。崔杼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釋齊秦陳文

朝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
米。日誤。乙

凌氏曰晉楚之
從交相見故陳
蔡胡沈屬楚之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
年。饑其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紀在斗。斗牛
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兩
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
玄枵。今已在玄枵。以有時蓄陰。不堪陽事。而溫無冰。是陰不
勝陽。地氣發洩。音災洩。息列反。蛇乘龍。此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
出虛危下。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
星。元音剛。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星在其中。枵。耗名
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
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
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
計。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釋齊秦。陳文

平水則長

春秋左傳卷十八

十八

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小事太未

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

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衛人

討審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

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邾悼

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秋八月大雩旱也蔡

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過君使子展廷勞於東

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

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

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犬子僑聞之如是

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

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

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

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

實子犬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

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

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以歲之不易

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言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

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

知楚

敢憚子犬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

震下坤上之願 震下艮上 願復 曰迷復凶 復上六爻辭

陰及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欲得鄭朝而奔其本德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

以復其願 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

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

民矣不能復為害禪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鄭大

夫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處也

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

此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

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吉惟人所存也帑音奴

子產舍不為壇

穆文熙曰大為

壇小不為壇末

有故事特用權

點以安外僅之

心不欲以犯強

楚耳且既以早

弱事人安用責

以苛禮子產其

善相小國也哉

慶封奔吳

惡如字一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僕言曰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自是至今

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

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

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教其不及小國如

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儼

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

大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福也焉凡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貽禍焉可也無昭禍以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

大國共其職貢

從朝會

儼

奉

慶封有此禽獸之行何得不言

亡人莊公黨崔氏名之為賊者也

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

嬰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數日國遷朝焉

見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難出奔者故反盧蒲

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慶舍之士謂

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

姜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

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一十五年崔

寵於慶氏欲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仗也先悉

公膳日雙雞卿大夫膳食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

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

嬰之智若此所以能免于禍

也起呂及廐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盧蒲嬰

告嬰盧蒲嬰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

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其謀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

歸父子家析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子車曰人各有以

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曰禍

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有車於莊慶封時有

六軌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子之兆龜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

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

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

陸榮氏曰當是時慶氏之惡已孰無愚智能識其亡矣非以獲

評林測義
在吳越則子息者非賢史惡從知之

凌稚隆曰盧蒲姜為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父雍姬為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不若嬴氏之于晉懷不取言亦不取從父道也夫道也庶幾其無愧矣
穆氏曰雍糾妻為父殺夫兩事不同於埋於情均為大申夫

何可勿告婦也
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國子尾抽桷擊扉三
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
公懼鮑國曰群民為君故也
服而如內宮
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獄
鑑
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而泣無字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竊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慶。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得救難。我。在羊。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悞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所。麻嬰為尸。為祭。慶。莫為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環。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東馬。束紕。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

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國子尾抽桷擊扉三
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
公懼鮑國曰群民為君故也
服而如內宮
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獄
鑑
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平木則長
春秋左傳卷十六
二五

弑逆大故曾不齒也何其言之無當一至于此石祁子一言而猛獲醢曰天下之惡一也豈魯獨無石祁其人乎
叔孫謂善人淫人數語可謂主理晏子辭邑正有見此
晏子辭邑
汪氏曰設論妙品筆法句法

足欲字甚可玩

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朱方未也朱方吳邑。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子潛反。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禮。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毀其都六十。邶。毀齊別都。以邶毀邊鄙六十邑。與晏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亦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毀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毀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

之惡皆盧蒲癸助成之慶遂而盧何以得放齊為無州矣

陸榮氏曰。僂人必于其倫。武王崔杼若是。班乎其比。而同之也。此非叔孫子所宜言。齊野人之語。爾君子曰。崔杼而有臣也。亦將輔之以謹。使生為純臣。沒得矣。矣。待十人而

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音。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止德可以為幅。使無黜媢。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足以葬。葬。必須氏。不能令十人同。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乙亥。誤。崔其救反。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崔杼

春秋左傳卷十一

二十三

後葬也

趙鵬飛曰率天下朝楚明告于晉晉不得而辭也尚得以宋之盟為平楚之功乎

之尸不得故傳春秋左傳卷十八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

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榮陽宛陵縣西

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

大咎伯有不愛我必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

先祖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

蘋藻言賤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

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

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飢寒

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

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

也成伯榮駕鸞五河反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

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

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乘甲之隙不以此廢好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

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徵張陵反

孔穎達曰昭伯欲令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向成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欲言反意異故言與爾
凌氏曰昭伯以遠慮辱魯君安得為忠趙孟以同盟厚楚安得為禮

凌氏曰前後正
月公不在例不
書何獨于此釋
不朝正乎齊獨
謙氏謂季氏無
君故正月必存
君以示義是也

又云先是公極
及漢聞楚喪欲
還則康王卒在
公未至前公至
當已殯矣祿所
以衣尸既殯豈
容又使公親極
乎要是止公送
葬則有之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也

楚解公所楚人使公親祿諸侯有遣使賜祿之禮今楚欲

以不朝正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祿則布幣也先使

除殯之凶邪而行祿禮與朝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稊

布幣無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二月

祭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夏四月葬楚康王

公及陳侯鄭作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楚邾敖即位也邾古治反王子圍為令尹圍

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

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以自益使公治問問公起居公治季氏重書追而

與之重音徒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

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書

乃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

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君實有國誰

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

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

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

強其丈反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

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曰

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

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

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

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

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

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

穆文熙曰公治
致邑於季氏相
見則言不見則
不言待之可謂
不惡而言

公治辭冕服

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

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監不堅固也啓跪也

處音古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周傳言周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

觀舟閹以刀弑之言以刀明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

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是以得鄭國之民故宰氏

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

也民亦望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

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施為士人之無者貸宋無飢

凌氏曰曲禮刑人不在君側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矧獲越俘而令守舟乎吳之諸君如謁如餘祭如餘往往轉以賄禍春秋所以善示戒也

入叔何聞之曰鄭之宰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

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升降隨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六月知

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

右往大以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

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肆餘其弃

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

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

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

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

司馬侯知子容司徒之亡

平林別義

穆文熙曰專修皆足致禍而專則其勢賊人故八實斃之茲其禍又甚于侈也可不戒哉

賔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是也司

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侈

將以其力斃力盡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

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公將以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

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

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

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

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

運先君者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公告叔侯叔侯曰

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

司馬侯論杞田不可盡歸汪道昆曰議論能品

穆文熙曰司馬侯論不歸杞田則是至謂先君有知毋寧夫人恐非對母后之言

季札觀周樂穆文熙曰叔孫好善而不能擇人所以整牛得幸音致殺身札言且能及之謂明知冠此語於前者見札不惟知人且知樂知樂故以知人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武獻公無國多矣

晉始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曾周公之後

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魯之於晉

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

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

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告母寧怪夫人之

亦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吳公子

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

起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使公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

也
周南召南
邶鄘
李九我曰追論
右昔若身履其
事而為之者
王風

齊

鄭

齊

其本國。歌所曰美哉。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猶未也。猶

常用聲曲。然勤而不怨矣。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武王

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

秉義。不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

至於困。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為之歌。王王黍離也

聲以為別。故有疑言。別彼列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東乎。宗周。周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

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為之歌

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決於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

之歌。詩第十五。通。周之舊。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

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

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

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

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

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曰美哉。泱泱乎。大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泱泱。中庸之聲。婉。約

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為之歌。唐詩第十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唐本

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

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郇以下

陳

唐

魏

秦

許林測義

小雅

無譏焉鄘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為之歌小

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然而不言

也有哀其周德之衰乎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

大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

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誅盛德形容故

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曰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

音據又曲而不屈屈撓音鬧通而不偏謙退音波力反遠而不攜

攜音居遷而不淫淫過音務復而不厭常日新音厭哀而不愁知樂

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德弘音頭施而不費因

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音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音底行而不

流施始音反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之氣音平節有度守

孫應鑿曰論詩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春秋左傳卷十九

春秋左傳卷十九

無譏焉鄘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為之歌小

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然而不言

也有哀其周德之衰乎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

大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

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誅盛德形容故

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曰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

音據又曲而不屈屈撓音鬧通而不偏謙退音波力反遠而不攜

攜音居遷而不淫淫過音務復而不厭常日新音厭哀而不愁知樂

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德弘音頭施而不費因

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音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音底行而不

流施始音反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之氣音平節有度守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五

五

為之歌小

然而不言

謂有殷王

熙熙和曲

故

倨傲

遠而不攜

知樂

因

行而不

節有度守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歸重於節如曰

穆文熙曰子產為政裁抑公族諸其衣冠正其田疇義乃本此

文子聞季札之言乃終身不聽琴瑟得免于難則人豈可不聞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說音悅。下皆同。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

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縞古老及縉也。謂子

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

不然鄭國將敗伯有適衛說遽瑗史狗史朝之子

史鮪鮪音秋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曰異哉吾聞

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增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文孫

戚子以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

禮子是有考古之心焉非以為樂也札不義其國托始而亡其于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責之樂之虧無與責焉

上言至危石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

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竈子尾竈子雅放者竈之以速。竈勅適反。乙未出

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

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為高氏

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為于偽反。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

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

曾孫敬仲高侯。○鮑於顯反。僊音芳。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

禮子是有考古之心焉非以為樂也札不義其國托始而亡其于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責之樂之虧無與責焉

禮子是有考古之心焉非以為樂也札不義其國托始而亡其于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責之樂之虧無與責焉

禪祺知子產為
穆文熙曰伯有
子哲之怨始此
然世為行人而
避難咎在子哲
伯有之惡別自
有在不必以此
並論也

孫應齋曰李札
謂子產鄭之執
政後難將至矣
政必及子至此
果驗

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交音汝。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祺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禪祺鄭大夫。或音預。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丁丈反。紓，直呂反。又音舒。解然明曰：政將焉往？禪祺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于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

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罷，音皮。夏四月，蔡世

子般弒其君固。般，音莊。五月甲午，宋災。曰天火。宋伯姬卒。天王

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王子瑕奔晉。不言出齊，周無外。秋七月，叔

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諱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

出奔許。者，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于鄭。不言復人，獨還無負。鄭人殺良霄。冬

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犯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事者，此言宋

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會未財。澶市然反。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即位穆

叔問于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

楚子使使遠罷
來聘

子產論駟良必敗

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

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遂罷馬於

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責却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子產相鄭伯

以如晉叔何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

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誓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

知也叔何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慢慢很也皮力反很胡

反子誓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

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

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

疑年使之年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有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種正月

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師曠曰魯

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

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鹹音咸虺虛鬼反史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

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

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

吾子由用使吾子辱在泥塗又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

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

服又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於

伯有子皙之變

穆文熙曰伯有
耽嗜于酒怠
朝政醉而見逐
醒而後知此不
數為人也羊肆
之變其宜有哉

言欲辨伯有之
亡固子皙之存

亡乎。不過十年矣。楚為昭八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傷伯姬之遇災鄭伯有嘗酒為窟室。窟室地室。置市志反。而夜飲

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其

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在於處反朝者

曰。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

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雍於用反。醒而後知之。遂奔

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醒星頂反。云。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

也。三家本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

產就直助疆。時謂子皙直。三家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

之禍難。誰知所做。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疆能直則可

穆文熙曰不為
黨不與謀處厚
惡之中而超然
自免子產之智
可謂絕人然不
有子皮恐亦未
必能止子駟哉

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辛丑。子產歛

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回謀

從之。義子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

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

子石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

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

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

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馬師頡子羽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皆君

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

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不

張洽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馬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亡之道雖微公孫黑若能免不犯乎既亡而又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因此春秋所

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驕之卒也。子驕。公孫蠆卒。在十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戶。江反。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不及此次也。已。降婁及其亡。

二名以割賊之

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穆文熙曰。司馬亞於公。尹乃一朝取而殺之。如并腐鼠。專橫若此。何得不弒君乎。

劉敞氏曰。左氏云。既而無歸。故

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亥。揚。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亥。揚。反。訾音茲。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孫。今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屬廣平。即。任。音壬。雞澤之會。年。在三。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子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俱股。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我靈王傳。去起。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呂及。交魚。廢反。

不書其人非也
失信者如清立
之盟直取其入
而已矣今獨奉
其事又貶其人
非特違失信而
已也

凌氏曰前此晉
于隣國之災不
之恤而獨謀未
災者以宋起彈
兵之議而中國
賴焉故也則遣
一使往極焉足
矣何至入公十
三國之大夫以
之又卒無歸

千宋豈不過乎
蓋伯業曰此而
寢衰矣
孫應齋曰孟子
論為政先巨室
子產此舉非過
也又子皮虎帥
以聽之言可以
為人臣忘已用
人者之法

穆文熙曰伯
讓不由其治
為變所以子產
惡之

平林則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佗音托鄭宰虎虎音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

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

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

之不可也如是族謂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信之謂也舉止無載行詐偽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

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

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

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賤君子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偪偪近

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

善相之國無小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子產為政

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

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其憂鄭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

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

在他也要一遙反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春秋左傳卷十九

十三

也惡其虛飾。三息暫反。又如字。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改龍之。子產使都鄙有章

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扶連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

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暗。豐卷將祭。請田

焉。弗許。田獵也。卷。眷勉反。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百祭。以芻。秦為足。

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

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及其

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褚音主。畜音蓄。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泣。畔為疇。泣。蒲音反。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殖。時力。父又是史反。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與。

經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不

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外其也。樂音洛。一音岳。一音殺反。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

君。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

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語之。魚。且。年

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于

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諄之。閏反。又之。純反。若趙孟死

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蓋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

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

家鉉翁曰。魯君木嘗會天子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會。之受皆賤也。

穆叔論趙文子。孟孝伯。

穆文熙曰。語公占死者何人。少平。木則。義。

有言者本于... 故必心神內顧... 而後立論又遠... 若二子徂于目... 前為苟且偷安... 之語此其精神... 耗散所存者形... 耳其何能久乎... 穆叔既料文子... 復料孟孫卒皆... 如其言厥有神... 鑒哉

凌稚隆曰樂高... 既滅崔慶不能... 以禮禮定其國... 家而乃任情多... 殺自弱其宗... 所故田氏之... 面投之利柄

李九我曰論胎... 公若符左契正... 大議論句若此

過哀致戚反為... 不孝
李武子立昭公

穆文熙曰叔叔... 據禮以論昭公... 甚為切當季孫... 不聽自貽逐君... 之罪故易貴詢... 謀金同詩刺自... 有肺腸凡事... 然况立君乎

平水川

早備魯

使韓子早為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

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曾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

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

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

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曾不堪晉求讒

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害

問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

何故我夏五月子尾殺問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

書不成伐工倮灑省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也

虺反洧生領出群公子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群公子起本公作楚宮適楚好其

宮歸而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

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夫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拱壁公以與御人

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立胡

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

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已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弟

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

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

也先人事後卜筮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

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

鮮不焉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

春秋左傳卷十九

十四

子產毀晉垣

凌氏曰晉侯重於見實見謂以魯喪故推此心以及鄭則何至舍于隸人而莫之省也耶恤喪禮也肱隣獨非禮

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也。此必祕反。言如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馬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情不敬

公孫如齊傳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

死所矣兆有死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

不脩寇盜充斥克蒲斥見言其多壞音怪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高其閭閥

閭門也。閭戶且反。閭也。里門。曰閭閥獲耕反。衡門謂之閭。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

容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

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從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共音恭。對

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開誅求無時誅責是以不敢

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索所自反逢執事之不閒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

暴步卜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

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宮室卑庳無

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脩司空以時

平易道路易治也。痺音婢。亦音甲。觀占亂反。圻人以時填館宮室

也。圻音鳥。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

也。填莫歷反。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

銅鞮官名

穆文熙曰毀垣一章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恃有支子叔向在耳

○行下孟反。車馬有所處。賓從有代役。代客巾車脂轄車。

主車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

也。謂群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則事不廢。憂樂曰

之事則巡之也。巡行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

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而諸侯舍於隸人如

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迫又有牆。盜賊

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

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命已

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

見資適反。若獲薦幣也。脩垣而行也。君之忠也。敢悼勤勞。文伯

相成以

復命。交命於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

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

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

莫矣。詩人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其知之矣。謂詩人知鄭

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莒牟比公生去

疾及展輿。莒比。莒子密州之號。既立展輿。世以爲。又廢之

莒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

乃立。展輿。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展輿。吳出也。爲明年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言罪之在也。罪

孤庸論季子不立

巢隕謂門於巢而隕也閻戕謂為閻人所弑也

北宮文子謂鄭有禮

鈕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弑今者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父子故復重明例。復扶又反。適吳為行人。屈君勿反。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五年。閻戕戴吳餘祭。祭，側界反。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王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元雖欲傳。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也。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過鄭。印，勞廷勞于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勞力報反。匪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

穆文熙曰：子產從政此以下，非文子之言，乃其所謂有禮者，史氏演之成文耳。孫應鑿曰：馮簡子以下見各人之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以下見子產之擇能而使也。

平林則義

迎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所主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賂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乘夫聲，鄭人游于鄉校，校之

平林則義

子產不毀鄉校

穆文熙曰子產不毀鄉校以善惡為師即聖人之言易以加諸故孔子以為仁

子皮子產論鄭

戶孝及鄭國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為學為校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吾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朝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音導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已然明曰幾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此是十歲長而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可知否尹何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使善也

穆文熙曰古今用人之病多坐此所以人多過舉世鮮良吏皆其操刀而自傷者也子產之論其可為萬世法哉

劉懷恕曰子皮聞子產論政之言乃傾心服之遂以委政大臣

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也慢易微

容善之量古今
僅見

子之言。吾不知也。他以公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此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
 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
 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
 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
 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
 不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
 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
 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
 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穆文熙曰。威儀
 雖並言。然不難
 可畏而難可象
 又不徒在四體
 而在行事。故引
 文王以發之。見
 子圍之不能終
 也。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
 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詩。抑風棣棣富而閉也。選。數也。鮮言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書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
 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
 文王行事。無所不。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
 而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焉。臣。文王伐
 而復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

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備文之謂之有威儀也

行下孟反下同

日大國異其

言眼交交

上才父于只策內

九

春秋經傳集解昭公一第二十

昭公明視襄公公子母齊婦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二十三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公明曰昭

杜氏

盡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昭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于說招實陳佚之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

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三月

先至於會招常遜友說瓜百反當先悉薦父

取鄆言易也夏秦伯之弟馘出奔晉稱弟

非秦伯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晉荀吳帥師敗狄

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許逆

而立之曰入莒展輿出奔吳莒君賊未會諸叔弓帥師疆

劉績氏曰楚
先晉而先書稱
武者亦如宋盟
尊中國抑夷狄
之強也

木川義

宋公孫

鄆田春取鄆今葬邾悼公傳無冬十有一月已酉楚子麇卒

楚以麇疾赴故不書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

介伍舉椒舉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

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

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欲

城外除地為墀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

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

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

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

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不得為寡

子產辭子圍逆
汪道昆曰辭令
妙品

穆文熙曰子圍
逆婦而乃包藏
禍心殊非人情
所有不有子產
則拒之無詞納
之不可鄭其狼
狽矣

石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

無罪恃實其罪特大國而無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

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

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

他彫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綦而入垂綦示無弓許之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虢鄭尋宋之盟也宋盟在

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敵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

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

趙文子以信服
汪道昆曰議論
能品詐晉而催
字法

穆氏曰祁午所言乃防患之策而武子所持則長厚之道然惟晉可為之若小國無罪特實其罪則又不可執一論矣

楚不為患言不楚也非楚亦

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再合

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

會襄二十六年會澶淵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

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

讒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

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

言然宋之盟子本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

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

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穀穰耘也雖苗為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

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詩曰不僭不

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

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今尹闔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軟故欲從舊書加晉人

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闔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

也陳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鄭子皮曰二執戈

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蔡子家曰蒲公有前不亦可乎子

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

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懼也楚伯州犁曰此

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議之故鄭行人揮曰假不

反矣言將遂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替之欲背誕也襄三十

替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子羽曰當璧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弃疾事在昭

不僭為晉患之

諸大夫論王子

穆文熙曰楚圍

盟會求先威臨

諸夏而驕奢縱

肆等威擬于人

君當時若有齊

桓晉文之君在

焉必不堪也伯

道至此其衰矣

又云子圍驕僭

州犁縱不自知

亦當因人言以

知之即其所得

不能正而委身
以去次也知不
出此而文其過
反言以訛人卒
受其禍焉下矣

取國猶將有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謂王子圍及伯州
 難不無憂也難不無憂也
 魏圍此冬篡位不能自終州魏圍此冬篡位不能自終州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
 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
 曰惡言先知為備雖在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
 而已其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
 子良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
 鮒音付宋左師簡而禮無所滅否故曰簡共事樂王鮒字而敬
 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婦皆
 人所以自愛敬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

叔孫豹不賄樂
 桓子穆文熙曰魯尋
 盟未退而即伐
 吾取郵莒人赴
 趙法宜戮其使
 臣然樂桓子欲
 以求貨弒請而
 叔孫故不行貨
 慷慨受戮反致
 趙孟之與則禍
 福之倚伏真不
 可知也
 徐應齋曰豹召
 使者裂帛而與
 卒不行賄豹子

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音洛
 二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言以知物其是之謂
 矣招殺犬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季武子伐莒取郵
 兵未加莒而郵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
 兵之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桓
 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
 焉難指求貨故以帶弗與梁其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
 受師言不戮其使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
 也喻已為國衛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衛而惡之吾又
 甚焉罪其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叔出季處有自來

詩材測美

媿拘晉范鞅求
貨卒亦不與真
世德也

汪氏曰議論辭
令妙品

春秋左傳卷二十

四

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弗與不

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故裂。示不相逆。趙

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思難不越官。信也。謂

叔出季處。難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者

忠信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

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子若免之。以

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汚。勞出不迓難。不苛

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

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

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又賞

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

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之令也。言三

節有令引其封疆。正也而樹之官。樹。立也。立舉之表旗

德時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過則有刑。猶不可

壹。於是乎。虞有二苗。二苗。饗餐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

縣。書序曰。啓與有邑。戰商有妣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

于甘之野。觀音館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自無令王諸侯

逐進。逐。猶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恤大舍

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弒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

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吳濮有釁。楚之執

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莒之疆事。楚勿與知

諸侯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平林川表

春秋左傳卷二十

四

叔向論楚圍不終

穆文熙曰叔向論今尹為王其為王而必求諸侯獲諸侯而共虐滋其淫虐弗久則非有過人之識者不能

社稷可無亢也亢。禦。與音預。亢。苦浪反。又音剛。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

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

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起。呂反。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將

不可復還。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將

能成。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

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不義而

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幽王石。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滅如字。詩作威。令尹為王。必

求諸侯。晉少孺矣。孺。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義而克。必

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夏。四

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鄭伯無享之。子皮戒

趙孟。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瓠。尸故。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

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一獻。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

曰。敢乎。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五獻。趙孟辭。以今非

聘鄭。故。私於子產。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

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折。之設反。穆叔賦

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若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

采芣。亦詩。召南。義取采芣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也。曰。小國為芣。大國嗜

言才與義

稽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禾藜大國能

稽愛也。晉所下皮賦野有死麕之卒草野有死麕詩召

景反。又所幸反。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

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

欲親兄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尤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

弟之國下穆叔子皮及曹大夫毗拜三大夫皆兄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於戾矣兒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飲酒樂

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樂音天王使劉定

公勞趙孟於頰館於維周景王定公劉夏頰水出陽

流為洫。旁去聲。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維而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

下同。頰音頰。思禹功

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其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

庇民乎勸趙孟使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

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劉子歸以語王曰

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其趙孟之謂

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此

無恤民弃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

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

事不從又何以年孟卒起本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

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曾天謂曾阜曾阜叔

且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

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

中不出是不忍其內

陸榮氏曰老而志意衰則語益怠偷斯固中人者之恒態矣若夫年之短長詎可以是以必之乎曰神怒民叛猶武之罪亦不及是

子產逐子南

凌氏曰子產先聘而子南也子直在子南也子南也直亦不在

月。數。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踴。乎。言譬如商賈來一利

所主反。數。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踴。乎。言譬如商賈來一利。者不得惡誼。踴之聲。賈音古。惡。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

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論。魯。有。季。孫。猶。屋。有。

起呂反鄭徐吾犯之妹美夫。犯。鄭。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屬。也。納。采。用。強。其。文。反。犯。懼。告。子。產。子。產。曰。

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

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贊。幣。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

夫也言丈夫。乘。羅。蓋。反。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

而蔡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

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

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

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二。其。事。歸。罪。於。楚。好。如。字。一。呼。報。反。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女。音。汝。下。

皆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

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

奸國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忘。不。事。長。也。忌。畏。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

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南。也。從。兄。如。字。

又才大叔曰吉不能充身焉能充宗充。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

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

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起呂反鄭徐吾犯之妹美

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

而蔡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

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

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

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

皆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

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

奸國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

尊貴也幼而不忘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

奪妻子產乃逐
子南而不逐子
皆者蓋以子哲
罪重不止于逐
又不容于並逐
又欲俟其再發
于大為討除之

季本氏曰竊謂
此語皆誇也
后子尚未為卿
雖富安得遽有
千乘且人臣見
逐于君雖未竊
貨俱有追奪故
士會奔秦荀伯
為之送帑安有
自雍及鋒八反

歸取酬幣者哉

穆文熙曰人孰
無過有過而能
知必不安于自
奔絕矣故司馬
侯所以卜秦后
子之歸

蔡蔡叔

蔡放也。難乃旦反。蔡上素葛反。如下如字。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

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為二年鄭殺公孫。秦后子有弟。秦桓公子景公母。其母曰弗去。

秦后子有

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弟。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

懼選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戕。選息轉反。又數應反。數所主反。

癸卯鉞適晉其車

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罪失。后子享晉。

侯

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

造舟為梁通秦晉。道。造七報反。十里舍車

又之自雍及絳

雍絳相去千里。用車歸取酬幣。儀始禮自。備。齊其一故續送。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其八酬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八反。千。言奉鉞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

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

吾何以得見

言已坐車多故出。奔。見賢遍反。女叔齊以告公

且

叔齊司馬。且。

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

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曰鉞懼

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

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交魚發反。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

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鉞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

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

主民翫歲而惕日翫。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又羊茹反。

鄭為游楚亂故游。遊。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

子南

子南

段氏宰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

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公孫黑

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

羊茹。子產弗討。子哲強。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

大原。即太。太也。崇卒也。崇聚將戰。衛舒曰。彼徒我車。所遇

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困諸

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

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行戶五乘為

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荀吳之嬖

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為五陳以相離。兩

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

穆文熙曰。車戰不便於險。故設車為行。步戰之法。實始于此。然車法終亦不可廢。近世專恃步伍。車戰弗講。以致擊壘不固者。乃知負之難言矣。

南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莒展與立。而奪辟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下齊。秋。齊公子鉏

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展與奔吳。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於是莒務婁

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與黨。大

音無。齊音茂。一音謀。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

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

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

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

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

凌氏曰。展與與弒君者也。其不區歸咎於弃人。豈弃人之惡。浮於弒君也。耶。籍人。以終其不義之身。將遂可以為善乎。

戈以相征討

尋用也

后帝不滅

后帝堯也

遷闕伯於商丘主

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闕伯

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大夏今晉陽縣參音森下同

唐人是因以

服事夏商

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其季世曰唐叔虞

唐人之季世其

君曰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

○震音振又音申天音泰 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

帝天取唐君之名

將與之

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子曰虞遂以命

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

叔虞封唐是為晉侯屬之王

父番音順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

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金大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林為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

其官纂珠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障大澤障之尚反

障之尚反

障大澤

障之尚反

又音以處大原

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顯沈

如蓐黃實守其祀

四國臺駘之後沈音審

今晉上汾而滅之矣

田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若身山川之神

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

有水旱之災則祭祭山川之神皆臺駘者周禮四曰祭祭為營贊用幣以祈福

不時於是乎祭之

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

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

僑聞之君

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

晝以訪問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宣散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

今無乃壹之時也

同四

穆文熙曰子產論實沈臺駘無與晉君之疾而生疾乃在壹四時與同姓焉皆切而不迂可以破人之惑故智如叔向亦以為未聞而晉侯嘉之為博物君子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

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

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與。又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

惡如字。又烏路反。取七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

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者，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

故言省。省所叔向曰：善。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

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

幾何。言將敗不久。與如字。又音預。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

久矣。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

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疾。秦醫論晉侯之疾。

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或女色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

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節，五聲之節。遲

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

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彈徒丹反。又徒旦反。於是有煩手淫聲，愔堙心耳。乃

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物亦如

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愔心也。為心之節。儀，

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朔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

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見賢遍反。徵為五聲。白聲

徵，用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辰里反。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

宮徵，驗也。聲。淫生六疾。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養生家當時服此言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六氣之化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爲蓄陰淫寒疾寒過則陽淫熱疾

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爲緩急雨淫腹疾雨淫之氣晦淫惑疾晦夜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書也思慮煩女陽物而晦時淫則

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

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與而無改焉改

行以救蓄行去聲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

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嗜慾於文皿虫爲蠱文字也皿

蟲害者爲蠱○皿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

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

歸之贈賄之禮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擊榑榑黑肱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而先除二子也

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公子

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曆推巳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有子子干

出奔晉子比王宮甌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太宰伯州

非細也

傳遜氏曰和之論通下天人之秘性命之微其關於君德治道

圍之弟子皙也欒縣屬南陽郡縣屬襄城縣今河南陽翟縣二邑本鄭地欒尺州反稌音歷又音錄鄭音夾

二子謂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

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公子

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曆推巳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有子子干

出奔晉子比王宮甌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太宰伯州

言十一月月誤也

○縊一波反

宮甌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太宰伯州

殺太宰伯州

犁于邲葬王于邲謂之邲敖邲敖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

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闞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

闞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子于奔晉從車

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餼百人

也其祿足百謂秦鹹富強秩祿叔向

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

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

畏疆禦詩大雅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

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

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

臣為主人子于後來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楚

奔以為羈旅之客

靈王即位遠罷為令靈王公子圍也遠啓彊為大宰靈王公子圍也

音皮音鄭游吉如楚葬邲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

器矣行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

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十二月晉

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孟子餘趙衰趙武之

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

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庚戌卒十一月七日終刻鄭伯如晉弔及

雍乃復夫彊諸侯畏而弔之雍於用反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秋鄭殺

其大夫公孫黑晉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冬公如晉

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李孫宿如晉致襚服也公實以私

季本氏曰韓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于示威乎丘爾

言林則義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具告為政而來見禮

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

故曰周禮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

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侯多關唯魯公享之季武子

賦縣之卒章縣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縣

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胥季武子拜

曰敢拜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武子

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既

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與之齊其好也武子曰宿不

敢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遂賦甘棠甘棠封召南

召伯息于反

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

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雅子旗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充

疆下見見子尾子尾見疆程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大

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

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樂施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

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宣子賦木瓜木

亦衛風義取於欲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齊陳

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

所以寵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執諸中都

休縣在西南河界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也班列畏大國也

評林則義

春秋左傳卷二十

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為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

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謙。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言。晉侯使

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

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音汝。下皆同。敢辱郊

使。請辭。辭。郊勞。使所更反。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

成。臣之祿也。謂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祿。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

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先

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蔽尚之。孫先

後已。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秋。鄭公

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夫。叔之族。黑。為游

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初。良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

子產誅子皙。穆文熙曰。黑不病。子產不能去。故乘其病而乘。遽以至。蓋間不容髮之勢也。除。

惡自有秋哉

之駟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中。惡反。使

吏數之。責數。其罪。口伯有之亂。在長二。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

也。務。共。大國命。不暇治。女罪。其音恭。下同。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

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應於盪反。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犬子。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

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

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

助凶人乎。請以印為禱。師市官。印。子皙之子。褚師。褚。張。呂。反。子產曰。印也。

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八諸周氏之衢。衢。道。加

木焉。書。其罪。於木。又加尸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十文伯

薰隧。酒名。鄭盟。子楚於此。而子皙強入之。

除此大對。不勞餘力。非有絕人之才者。孰能之。訂言。僞之才。不勝德乎。

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

請君無辱公還李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槨服公以末

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甲

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不共

姜有辭謂請無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十一月鄭印段如

晉甲少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夏叔

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

皆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雪冬大雨雹無傳記災而于

北燕伯欵出奔晉不書大夫遂之而言

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

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燕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妾

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

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聞朝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

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

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會以昭禮無加命矣命有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敬以其位卑而令

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唯懼獲戾豈敢

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後今茲吾又將來賀

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鄭游吉如晉送

汪道昆曰議論

能品又襄之伯

以下章法

穆文熙曰晉以

嬖寵之故重勞

諸侯既垂典禮

又失人心文襄

之伯斯其速矣

平水則義

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心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

諸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

乎。議其無隱諱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

盟之禮故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貨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

不得自來。晉之二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焜燿

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

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微。要也。二公齊先君言

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

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如妹。遺下若而人。言如常人不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業汪道昆曰辭令議論妙品

唐順之曰議論雖若不諱國惡然忠誠愿慈之風尤可想見

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媵寡人之望

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媵婦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

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縑絰之中是

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若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

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晏子受

禮。受賓享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晏

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

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

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

區烏侯反釜十則鐘。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

登加也。加一謂加舊董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

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

而以公量收之。收薄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

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

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履言

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

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相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五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

勢至此有不可
為乎抑二子未
操為政之權自
不得不付之空
談乎



○乘繩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殣，死為殣。

狐續慶伯降在阜隸。人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民無

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怙憂。怙，恃也。憂，憂也。公室之卑，其何

日之有。言今讒鼎之銘。讒鼎，鼎也。銘，銘也。曰：且平顯後世猶怠。

何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至將卑。其宗

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胙，晉乙反。唯羊

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得

宅近市，湫隘踞塵，不可以居。湫，下隘也。踞，聲塵也。子之

孫應齋曰：晏子辭宅兩對，考不

平水川長

言有誤

忘親諫不忘君
唐順之曰後世
為文欲道此意
不知費多少言
語

穆文熙曰君更
宅而已設之反
其里人于人情
似涉大矯然必

如此乃為晏子
此亦與解邑事
相表裏

晉侯賜伯石以
州田

穆文熙曰伯石
明辭順而暗復
請之偽詐不請
子產之所惡也
茲其為禮亦必
詐偽以欺晉人
耳

平水則

更諸爽塏者爽明塏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臣

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

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

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

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語叔

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今不與張超景公為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

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則使

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良二

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後却

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

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喪賢臣夏四月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策錫命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余聞而弗忘賜

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

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一為禮

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豹樂盈族及欒氏亡

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

氏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

春秋左傳卷二十

十九

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非

上畏大國。慕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趨

如趨。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

焉。小邾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

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

於莒。莒齊東竟。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

能為。娶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莒。種種短也。自言

公曰：諾。吾陸也。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

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九月。子

雅放盧蒲癸于北燕。恐其復。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

子雅復放盧蒲於莒。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

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與比相親比。去

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欵罪輕於衛。循

中示例。○十一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詩小

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欲賦之。既享。子產乃且田備。王以田江南

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孫竈卒。竈子司馬竈見晏

子。楚大夫。○司馬竈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平旗不免殆哉。其

不臣。○喪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嬖陳氏。○二惠競爽。猶

息。浪反。○可孫也。競疆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不古

